

目 录

一、鹭海征帆·····	林德才 (1)
二、漫谈石码米行业回忆 ·····	谢荫棠、许金祥、欧阳宸 (11)
三、毁家办学的常允敏·····	常家祐 (18)
四、石码京剧票友昔今谈·····	卮六徐 郎 (20)
五、巽玉交通站·····	林德才 (22)
六、龙海大事记 (初稿) ·····	文史组
七、编后语·····	文史组

鹭海征帆

林德才

——记“南台船管大队”解放厦鼓战役

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，大军解放了石码，军事进展迅速，数日后闽南都先后解放，国民党的残余部队逃窜到厦门、鼓浪屿，并且盘据着嵩屿，企图负隅顽抗。大势所趋我们接下去的任务就是配合大军迅速解放厦门、鼓浪屿，以歼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。

厦门、鼓浪屿是两个孤岛，易守难攻！要把它解放，需要渡海作战，因此需要船只和船工以运送解放军渡海。所以上级指示当时主要的任务是抓紧征集船只、发动船工、以及训练水兵的工作。因此31军91师就在石美成立“南台船管大队”，以担负这重要的军事任务，而我们龙海县人民就要搞好支前。

“南台船管大队”的前身原是渡长江的船管大队，领导干部是91师参谋处长赵峰伍和宣传科长铁峰，他俩都富有渡江作战的经验，但北方的战士不懂得南方水性和闽南话，在开展工作过程中确实有重重的困难。十九日当我会见赵处长时，他就要我向住在巽玉交通站的上级领导汇报，要求派出20个本地知识青年配合支前。二十日组织上就叫我带着郑静庵、林义民、林跃宗、林锦纹、林九如、林其发等六位同志先到石美南台船管大队。随后再陆续调来洪国陈、

林应臣、洪国英（女）、林群华（女）等十余位同志组成一个支前工作组，以搞好征集船只，发动船工，照顾船工家属以及担任翻译等工作。

一、发 动

九月二十三日船管大队在石美召开船工大会。赵处长做思想动员报告，参加的渔民有200余人，以石美虎网为主体，其次是龙海桥帮和州头帮的虎网以及小渔户，石美渔民的家属大部分参加。会上赵处长说明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解放闽南的重要意义，特别指出渔民在解放前地位很低，既没有土地又没有房屋，长年在水上漂泊，冒风雨，受灾祸、食不饱、穿不暖。而且要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，受海盗、渔霸、牙贩的凌辱和盘剥，渔民的子女没有条件受教育，文化水平低。今天，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贫苦人民，今后渔民的生活会得到逐步改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但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盘据着厦门，阻碍着革命的进展，尤其是海上被封锁，他们不能下海捕鱼，影响到全家的生活，而且厦鼓同胞还在反动派的统治下，他们急切盼望着解放。所以我们应该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，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，以完成祖国解放的大业。

渔民是亲身经历着各种风险，遭受海盗渔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，长时期压抑苦闷无处申诉。赵处长的一席话正讲到他们的苦处打动他们的心，许多渔民感动得掉下眼泪来。

本来渔民对拿枪的人是最害怕，因为他们过去吃过国民党军队和海匪的枪杆，饮过他们的子弹。所以解放军一到石美，男女老少仍是害怕，渔民们有的躲到船上，有的逃在河滨。后来看到解放军吸的是旱烟斗，穿的是布鞋，虽然长途

行军极其疲劳，也不敢进入民房，只躺在人家的屋檐下休息。他们态度和蔼与老百姓买卖公平，借物有还，真是做到不敢拿群众的一针一线。现实的情况已使渔民的看法有所改变，再看到解放军替人家挑水、劈柴，与群众闲谈聊天，非常亲热。所以对解放军的看法就渐渐由“亲”到“敬”把解放军当做自己的一家人。群众的看法改变了，我们发动工作就比较顺利。赵处长有时就深入到渔民家访问，渔民的孩子病了就调军医给他们诊治，特别是在敌机扫射江面时，杀死一个老渔户的闺女黄阿秀，船管大队则为其备棺收埋，并给老渔户抚卹，这更使渔民感动。敌人的飞机连日在我们头上扫射轰炸，解放军冒着危险协助渔民把渔船隐蔽起来，并指导渔民防空。渔民因长时间不能下海打鱼，生活发生了困难，解放军就拨出大米来救济他们，使渔民感激得掉下泪来。正如老渔民黄慈贤所说：“我自黑毛吃到白毛，只有看到军队欺压老百姓，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爱民如子的解放军真正是人民的军队，我要鼓励我的子孙跟着解放军去解放还在受苦的厦、鼓同胞。”

二、组 织

发动群众的工作，初步取得成绩，接着就是筹集船只，在地方人民政府的协助下，从九龙江沿岸一带筹集了百余艘木帆船，二百余个船工，就分别编成三个中队，每中队分配木船三十只，干部配备，正职为部队，副职则由船工中选任。如，第一中队是由石美虎网编成的，中队长是由团长王兴芳担任，中队付是渔民。为了使船工能安心受训而无后顾之忧，我们分配妇女照顾家属的生活和安置住处等工作。当时

大队宣布妇女和未满十六岁的儿童不能充当船工，这是解放军对人民的爱护。在生活待遇方面，规定船工本人每天发给大米五斤，家属大人每天一斤，孩童1.5市斤，每五天发放一次，凭户口册领米。当时反动派控制着九龙江的出海口，航运一概停止，渔民不能够下海打鱼；加上反动派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扫射，在内河航运和捕鱼也受到威胁，所以船工、渔民在这一时期生活苦，大家更加痛恨反动派，而对解放军的生活照顾更为感激，专心致意地接受船管大队的教育和训练。因此船工的思想觉悟不断地提高了。

支前工作全面开展了，因为渡海需要汽船配合，所以我们抽出郑静庵、林义民、林应臣等同志到石码搞汽船。用“大道机”汽车机械改装成机帆船，组成一分队，又分出十几位同志到三个中队去协助工作，以及配合部队孙连长搞后勤。洪国英、林群华、郑亚玲、刘一点四位女同志负责船工家属管理，我领导支前工作组，在大队邹跟着赵处长、铁科长掌握全面工作。以后再由龙溪军管会青年部调来六位同志分别加强到部队里去，十月上旬敌机轰炸扫射更加猛烈，工作组有几位同志负伤了，但还是继续坚持工作。船只是敌人轰炸的目标，我们事先做好准备，把三个中队的船只分别在石美港、乌屿港以至苍龙、浯沧一带掩蔽起来，所以没有受到损失。为了保护船工的安全，当时规定白天进行防空，船工都要登陆躲避，夜间下船训练。石美帮渔民张锦（女）年纪已逾五旬，她坚决守护船只，领导上再三动员她登陆防空，她说：“且年人将要渡海杀敌所以要躲避，我老婆子已五十多岁了，死也不要紧，让我把这些船只看管好，为渡海作战做一点贡献”。她自船管队成立后，任凭敌机轰炸扫射也始终不离开船只。还有木帆船队康亚宗跟着他的老父康两加参加支前，康亚宗只有十三岁，按规定父子两人都不是船

工对象，领导上动员他回家，可他人小志坚，决心要参加渡海作战。他说：“我懂得划船、起帆、司舵，并能讲普通话，现在要训练水兵，正需要我。”他始终冒着危险在保护船只。这两位同志的热心支前精神，给船工和战士很大的鼓舞。

三、训 练

船工是渡海作战的重要支柱，为考虑在作战中解放军有时也要充当船工，而船工有时也要充当战士，参加战斗。因此我们抓紧对战士和船工进行海上运输作战的训练，在船工方面着重学习战地常识和作战技能；在解放军方面就要学会游泳、划船、起帆、司舵以备随时顶替船工完成运输任务。我们定下训练计划，安排好训练科目，同时准备好训练器材以备作战中的需要。那时白天防空，只能利用夜间进行训练，外海是有潮水限制，涨潮时就到江上做作战演习，退潮时就在内河训练游泳、划船和司舵。由于初解放物质条件困难，没有救生圈，就用门板来代替。以后创造用“麻竹”削皮制成的“三角架”。以及用薄木板钉制的“保险船”来配合使用，每个船工都备有塞耳朵的棉花，因为船民没有作战经验以免受炮声震怕，战士还要学习水下救助的技能，以适应海上作战的需要。当时沿江一带的群众给我们很多物质、器材援助，这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。

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还大抓修理船只，补充船具等工作。凡是要参加渡海的船只，一律要经过检查鉴定，有破漏的船只都要修理妥当，每只船除了风帆外都要准备两付船桨，桨砣、

麻箍等附属器材。因此从县里调来一批造船工人，连夜加班维修。上级对此工作非常重视。如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黄先浩政委也亲自到石美来检查指导。

通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，在军民合作、互教互学的努力下，我们培养大批能游泳的解放军战士，足以配备每只船有二套船工以及全套的船具用具，充分适应渡海作战的需要。

四、智取嵩屿

为了解放厦鼓必先取下嵩屿，以做为解放厦鼓的跳板。嵩屿是在海沧的东南方，与厦门、鼓浪屿仅一衣带水。敌人依托京口岩第一线高地的有利地形，切削山坡掘壕积土，筑成高宽各4—5公尺的围寨，切断半岛入口的道路。寨外更筑有战壕，壕外又设铁丝网，构成交叉火网，固若金汤。我军于九月二十、二十二日两次用271、273团进攻，都未奏效，为了取下这个顽固的桥头堡垒，以做为解放厦门的根据地，上级军委做了指示，要采用优良的战略战术，智取嵩屿以减少损失。经过实地观察，指挥部做出完整的军事计划，以272团担任主攻，先由船管队选出16个精练强壮的船工，用四只小木船运载十八个机智勇敢的战士，于9月24日20时由海沧出发，利用黄昏山影笼罩的有利条件，绕过前庵的麻疯屿山角，划至嵩屿山背面，选出荫蔽的山旁登陆，先遣四只木船。而后十八位勇士散开匍匐地爬上嵩屿山的战壕顶上，分据十八个据点居高临下盘据着。约定信号，十八勇士一齐动手向下投掷手榴弹束，随着机枪连发扫射，躲藏在战壕里的残敌，一时摸不清情况，措手不及；

自相开火，互相践踏，死伤无数，当时包围在海沧前庵的272团一看到山上开火，随即正面冲锋，两下夹攻，不到一小时把一个据险顽抗的嵩屿阵地拿下来。十八勇士无一受伤，安全地凯旋归来。

嵩屿的解放是拆掉了敌人顽固的桥头堡垒、炸破了敌酋的肝胆，同时也铺下我军渡海作战的跳板，对解放厦门、鼓浪屿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并给战士们、船工们有力的鼓舞。

五、渡海作战

根据兵团决定，31军负责攻占鼓浪屿，会同29军解放厦门。91师“南台船管大队要担负输送271团渡海作战的任务。因而在10月14日以前就把所有船只，工具、器材检查配备完整，并把任务下达到每个人，以待命出发。10月14日傍晚五时，誓师大会在石美南门召开，赵处长作动员报告，战士、船工都磨拳擦掌，准备渡海参加战斗。分队付黄富足、张辉发代表船工上台表态，保证战斗到厦鼓解放任务完成才要回家，队伍浩浩荡荡离开石美到海沧上船，踏上征程。

鼓浪屿距大陆约1800公尺，敌291师有五千余人驻守着，四周多礁石，能登陆的地点很少，敌人在海边设有电网并用汽油桶筑成一丈五尺高的围墙，在各突出部分都筑有钢筋混凝土的地堡，形成环形的防御工事，所以要登陆有一定的困难的。

10月15日晚渡海作战开始了。16时45分我军对敌人的突破地区开始射击，先将防御工事摧毁。18时271团从海沧上船开始渡海，一时东北风渐起船工们扬帆

划桨，按时到达。19时25分第一梯队开始起渡，第一中队运送一百三十五名战士抵达登陆点，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强行登陆。当时炮火连天杀声震地，整个海面俨然白昼，船工们都奋不顾身拼命地把战士一趟一趟地向战地输送，有的船工倒下了，就有战士顶上去；有的战士溺水了，船工在百忙中冒险抢救。军民同心协力，恨不得一口气把敌人吃下来。二连指导员赵进堂率领所属部队突破敌人前沿阵地，直抵日光岩，把五星红旗插在山顶上。消息传来，更鼓舞着战士船工的斗志，当时东北风盛，“云台”友军未能赶上，我们后继的第二梯队又难横渡。16日继续战斗，组织集中船只，配合友军92师解放厦门，随后分出273团渡海攻打鼓浪屿，把准备登舰逃窜的敌人歼灭。至此厦门与鼓浪屿全部解放。

这次战役共歼敌二万一千人，俘获战利品不计其数。我方阵亡支前船工、学生总共58人，负伤54人，失踪23人，船只破坏71只。虽然付出一定代价，但是完成了解放厦鼓的任务，同时也完成大陆解放的事业，这是解放战争中渡海作战的一次胜利。

六、碧海丹波

渡海战役中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在部队方面有团长王兴芳、石教导员、连指导员赵进堂，连长辛文华，还有许多烈士都壮烈牺牲了。在“南台船管队”船工方面，也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如石美虎网编成的第一中队参加的渔民有64人，其中牺牲的有17人，负伤的16人，伤亡超过半数，其中表现最特出的是第一分队付黄富足全家仅有的五个劳动力，（连并四只虎网同时）牺牲，特别是他的母亲

张锦，年纪已超过五十岁，本来规定男女超过五十岁都不要当船工，可是张锦却始终坚持护船，飞机轰炸扫射也不登陆防空。在出征时她更伴同她的丈夫黄正川率领儿子黄富足、黄驴、黄长义用自家的两只虎网一同运送解放军渡海，不幸是船中炮弹全部壮烈牺牲。第三中队的紫泥公社锦四村人康亚宗跟其父亲康亚加到“船管大队”参加支前，康亚宗是小学校生，年仅十三岁。本来不合船工条件，领导上几次动员他回家，他硬是不离开。当敌机来轰炸扫射时，他始终坚守在船队照顾船只，而且主动留在中队里当翻译员并且教解放军同志游泳、划船、起帆，司舵、所以部队战士称他为“小教练”。出征那天领导上不给他参加渡海，可他提前就到船上，预先把船具准备好。任凭领导劝阻，他总是要随军出征，第一次运送部队登陆后领导上劝他在嵩屿休息，可他仍坚持渡海，就在这次回航时不幸中弹牺牲。还有龙海桥虎网渔民欧大兴，其兄弟叔侄四人都参加支前，连续两次输送渡海，在最后返航时腹部中弹，他急忙地喝下一瓶高粱酒止痛。一手按住伤口一手司舵，忽然发现水中有一位解放军同志溺水垂危，他忍疼把一支木桨抛入水中想救解放军。想不到手稍放松，肚内的肠流出来，血染碧波壮烈牺牲了。象这样动人事迹不胜枚举，体现出船工们为了支援解放厦、鼓不惜付出最大的代价，虽牺牲了生命也所不顾，其光辉事迹是值得人们赞颂的。

七、追悼大会

渡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激烈战斗之一，它结束了祖国大陆的战争，其意义是深远的。因此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对于这次追悼烈士，抚卹家属，以及赔偿损失船只等工作特别

重视。由第六支前司令部派秘书长陈以一来配合部队处理善后工作。对阵亡烈士先发给家属大米500斤，负伤的立即送东山陆军医院救治，并继续照顾生活，船只破损的每只赔偿大米46担。工具用具损失，如数折价赔偿，做到人人基本上满意。正如船工张慈贤说：“解放前军队打死人，家属连哭也不敢哭，还敢讲赔偿。现在为解放厦门光荣牺牲，还拿到抚卹金并发给烈士证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实在太好了”。

十月×日，天气暖和，平空无云，石美街的南门广场里搭上了戏台布置盛大的“渡海烈士追悼大会”，所有船工、家属都来参加。赵处长亲自主持大会，县长白佩珩主祭，陈以一同志读悼词，我担任大会翻译。会场充满了严肃悲壮的气氛，盛况空前，会中赵处长、白县长，陈秘书、郑静庵同志抬烈士灵柩、环游石美街。烈属船工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有一位老渔民说：“解放厦门是为了祖国统一大业，是拯救厦鼓受难的同胞是为我们渔民船工打开生活出路，这样牺牲是值得的。而今天还要给我们抚卹赔偿、开追悼会，各位首长又为烈士挂孝、抬灵柩，这样的死太有价值了”。这个有意义的追悼会，给烈士家属很大的安慰也对广大群众一次深刻的有意义的教育，对往后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好处。

漫谈石码米行业

谢荫棠 许金祥 欧阳宸

龙溪地区，气候温暖，土壤肥沃，水源充沛，适宜于水稻的生长。全区各县，绝大多数农田一年两熟，历来被誉为米乡。石码位于九龙江下游南岸，扼九龙江的西溪、北溪、南溪汇合点，米行业的繁荣，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每值稻谷登场，北溪的华安、长泰，西溪的平和，南靖，南溪的海澄、漳浦，大小民船数以千计，纷纷把金黄稻谷运进石码加工。一包包白米，转运各地销售，米业经济居石码各行业首位。石码白米外运，据传已有百年历史。现仅从辛亥革命至解放初期这段时间，回忆所及，略述如下：

加工坊厂生产技术发展

辛亥革命期间石码碾米行业，运用古老工具 磬、石臼、风柜、竹米筛、木桶等进行操作。全镇共有六、七十家碾米作坊，规模较大的有林亚哥经营的晋昌，康芋头的金庆成、谢云汉的和丰等七、八家。体力强壮的工人，每人每天出白米300斤以上，体力弱的，只能出百多斤。全镇约有四百至五百个碾米工人。逢年过节，白米旺销，常有供不应求的现象。

二十年代开始，后街仔（即西湖路）有个西医王汉宗，

创办一家用蒸汽机碾米的工厂，定名同兴，人称为“火绞”，这是石码碾米业划时代的进步。继同兴之后郑贡西创办谦成、张吕办华丰、高坚办美年，都用蒸汽机碾米，此后发展至十家左右，规模较大的是华丰、谦成，兴美、源发祥、福源美、和顺、宏昌等。

二十年代后期，用电力为动力的碾米厂诞生了。如协和、许源美、顺成、建源、义美、太记、义和成等都是用电力为动力的碾米厂。

三十年代初期，又出现了以柴油为燃料的油渣机碾米厂，如硕丰、义记、金瑞发等都是。

三十年代是石码碾米业鼎盛时期，共有碾米厂四十二家，其中较大的十家，中等规模二十家，较小的十二家。原来经营人力加工的老板们，纷纷改营机器加工，碾米工人由体力操作逐步学会机器操作，石码碾米工人劳动条件变化了。

米业商人的经营管理

人力加工碾米时期，多数作坊是独资经营，老板自任经理，雇工碾米是计件工资，没有具体的组织管理方法，资金多少，只有老板自知，据说有百担谷子的资金，就可开业。

机器碾米厂，合股经营的居多数，资金雄厚，较大的碾米厂，资金都具有四千担以上谷子。中等碾米厂资金都有一千担左右。小碾米厂资金五百担左右。独资经营的大厂只有兴美。

碾米厂组织，以大厂为例，设经理一人（习惯称家长）副经理一人，下面有采购员（俗称出水）出纳，会计，店员、炊事，专职碾米工人，全厂最多17人，最少13人。

中等米厂约10人左右，小米厂6或7人。操作上不轮班，机器房安全设备较差。各厂都是经理负责制，拥有全部权力。

产销采运概况

乾谷运入，除龙溪、海澄一小部分地区外，由陆运进入石码。其他各县及龙溪、海澄大部地区都靠水运。九龙江西、北、南三溪，各和木帆船，密集停靠锦江道各码头。应市稻谷，没有确切数字，无法统计，但根据各厂碾出白米数，可以约略窥见一般。极盛时十家大厂每厂每小时出白米15包（每包净重150市斤）每天碾米八小时，十家每天共出米一千二百包。净重十八万市斤。中等厂每小时出米10包，二十家每天共出米一千六百包，净重二十四万市斤。小厂每小时出米5包，十二家每天出米四百八十包，净重七万二千市斤。总计每天碾出白米三千二百八十包，净重四十九万二千市斤。

各厂碾出的白米，一部分供应本地居民食用，绝大部分是出口，运销厦门、晋江地区，汕头、福州及温州。这些地区向石码买米方式是：①函电订购，卖厂代办配运手续；②购买单位托出海（采购员）或老艚（船长）来码购运；③米厂自身组织力量，运米到外地销售；④粮商自由结合设立机构，代表外地区洽购。

碾米厂采购稻谷，有由采购员直接向产区粮户，粮商购买原谷；有产粮区的谷贩，粮商来码抛售；另有一种“浮水货”，就是先议定价格数量，预交一部分货款，限期交货。这种“浮水货”的价格，通常低一些。

运输是经营粮食业重要环节之一，原谷运进已如上述，

白米运出，专靠水运，“外海船”（尖头阔尾帆船）是主要运输工具，运销厦门，晋江地区的白米，专靠这种“外海船”。每隻船小的可运百包，大的可运八百包。汽船运输居次要地位，航行汕头，福州，温州等地。

抗日战争期间的石码米行业

抗日战争开始，石码碾米厂，奉令内迁，不准营业。霎时间全码碾米厂尽行关闭。资方停业，工人失业。“不准营业”，各厂奉行，“内迁”聊聊无几。有些人进行复古重搞人力加工，石码顿然又出现碾米作坊。金门、厦门相继沦陷，水运不通，改由陆运，肩挑驴驮，从角尾转运灌口，水头，安海，泉州一带。出口量锐减，大有今非昔比之慨。在禁令颁发后的第二年，善于钻营的人，内线勾搭，批准合成、伍成、大轮等五家碾米厂营业，名称是专碾军粮、公粮，实际是企图垄断米行业，石码人有目共睹的事实，美妙的言词，掩饰不了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，石码米行业纷纷复业，一时又展现出三十年代的繁荣景象。

有关米行业的附属事物

早在公元十九世纪一十年代至二十年代前期，石码南台庙一带，是粮食的交易场所，石码人称“米市”，每天上午各地米商带糙米样品，到“米市”进行交易，至日中而停，

二十年代后期消逝了。

一十年代至二十年代前期，石码粮食出口，除复行海关手续外，还须缴纳税捐，这是地方豪绅与官府勾结的产物。北伐战争以后，才废除米捐。

北伐战争以后，石码米行业，成立粮食业同业公会，属石码商会的组成部分。公经费，从米的出口征收，每包米征收二分钱，平均每日可征收60元以上。“利之所在，人皆趋之”，每月有近二千元收入的粮食业同业公会领导权，激烈争夺，吵嚷迭起，公会是维护粮食行业发展的主旨被歪曲了。

各碾米厂为了扩展业务，展开激烈斗争，各自形成联合阵线。例如谦成、华丰、源发祥，和顺四大厂采取统一行动，互相支持。福源美、宏昌、协和三大厂也联合一致，竞相招揽业务。其他各厂，都有类似行动。苦心钻营，生财有窍，小米厂荣记，自量争不过人家，厂老板别出心裁，专营糯米。糯谷产量少，其他厂怕妨碍业务，不碾。荣记专碾糯米，获利不少。中厂太记专碾精白米，要好米的，就得找到太记门上。大厂宏昌偏要碾一部分差等米，专销汕头。太记，宏昌因此也赚了不少的钱。

粮食行业奉祀神农大帝和天上圣母，每年农历四月廿六日说是神农大帝诞辰，由各商号轮流当“鼎主”主办其事，大事铺张，专聘两台著名京班对演三天，在这三天内大排酒席，大宴宾客，以表庆祝。

早期的粮食行业，也做了一些有益于教育的事情，捐款倡办西湖小学堂（现龙海县实验小学）。郑良璧、郑良琳、郑良弼、谢云汉等人是粮食业商人也是西湖小学的校董。到二十年代西湖小学改为县办，米商捐献才停止。

石码米行业的归宿

解放前夕，国民党政府的“法币”，成倍贬值，一日数跌，米商遭到惨重损失，加上国民党军队，由北方败逃南来，大派军粮，米行业到此时，家家朝不保夕，陷於半倒闭状态。1949年9月20日石码解放，人民喜见天日，米行业与各行业一样继续营业。1953年人民政府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，自由买卖的粮食市场已不复存在。人民政府为了解决石码四十多家碾米厂的问题，采取迁联并转办法，妥善安置碾米厂劳资双方的出路。

根据稻谷产量及人民需要，迁移一部分碾米厂到龙溪地区各县，便于就地生产，就地供应。保留在石码的碾米厂即采取并厂联营，例如福源美和三美合并为协生碾米厂，並成立石码粮食机联处，统一经营，按比例分配生产，为粮食业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好思想准备。

在党的“利用，限制，改造”政策的指引下，米商业分二步走，第一步代国家加工，与当地粮食局订立合同，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，向国家领取工缴费，有了政府这样支持，粮食工业不但能够维持，生产管理妥善的企业，还略有利润。第二步是由加工转为公私合营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粮食工商业者吃到代国家加工的甜头，深深体会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唯一的出路，于是纷纷争取更上一层楼，盼望早日实现公私合营。1955年公私合营的协生碾米厂首先诞生，全行业普遍感到这是件工商界大喜事，都努力创造条件，争先恐后地要向“协生”看齐。1956年石码实现了